

魯迅全集

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

藥 用 植 物	（附）	俄國的 羅童 斯話	錶	小 彼 得	小 約 翰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第十四卷

光華書店發行

1948



一九二六年攝

魯迅全集 第十四卷 目次

小約翰

引言.....五

原序.....一七

小約翰.....二七

——附錄——

拂來特力克·望·藹覃.....三五

動植物譯名小記.....三五

小彼得

序言.....三三

煤的故事.....二四一

火柴盒子的故事.....二四九

水瓶的故事.....二五七

毯子的故事.....二六六

鐵壺的故事.....二七七

破雪草的故事.....二六七

錶

譯者的話.....二九五

錶.....三〇一

俄羅斯的童話

小引.....四二五

俄羅斯的童話.....四二九

附：藥用植物

魯迅全集 第十四卷 目次

小約翰

引言.....五

原序.....一七

小約翰.....二七

——附錄——

拂來特力克·望·藹覃.....三五

動植物譯名小記.....三五

小彼得

序言	三
----	---

煤的故事	二四
------	----

火柴盒子的故事	二五
---------	----

水瓶的故事	二六
-------	----

毯子的故事	二七
-------	----

鐵壺的故事	二八
-------	----

破雪草的故事	二九
--------	----

錶

譯者的話	三〇
------	----

錶	三一
---	----

俄羅斯的童話

小引	三二
----	----

俄羅斯的童話	三三
--------	----

附：藥用植物

小
約
翰

德國 F·莖·葛單 作

引言

在我那馬上支日記裏，有這樣的一段——

『到中央公園，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，壽山已先到，略一休息，便開手對譯小約翰。這是一本好書，然而得來卻是偶然的事。大約二十年前罷，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，內中有着這書的介紹和作者的評傳，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，覺得有趣，便託丸善書店去買來了；想譯，沒有這力。後來也常常想到，但是總被別的事情岔開。直到去年，纔決計在暑假中將牠譯好，並且登出廣告去，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。今年又記

得起來，翻檢一過，疑難之處不少，還是沒有這力。問壽山可肯同譯，他答應了，于是就開手，並且約定，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。」

這是去年，即一九二六年七月六日的事。那麼，二十年前自然是一九〇六年。所謂文學雜誌，紹介着小約翰的，是一八九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文學的反響（*Das literarische Echo*），現在是大概早成了舊派文學的機關了，但那一本卻還是第一卷的第十一期。原作的發表在一八八七年，作者只二十八歲；後十三年，德文譯本纔印出，譯成還在其前，而翻作中文是在發表的四十整年之後，他已經六十八歲了。

日記上的話寫得很單簡，但包含的瑣事卻多。留學時候，除了聽講教科書，及抄寫和教科書同種的講義之外，也自有些樂趣，在我，其一是看看神田區一帶的舊書坊。日本大地震後，想必很是兩樣了罷，那時是這一帶書店頗不少，每當夏晚，常常蠅集着一羣破衣舊帽的學生。店的左右兩壁和中央的大牀上都是書，裏面深處大抵跪坐着一個精明的掌櫃，雙目炯炯，從我看去很像一個靜踞網上的大蜘蛛，在等候自投羅網者的有限的學

費。但我總不免也如別人一樣，不覺逡巡而入，去看一通，到底是買幾本，弄得很覺得懷裏有些空虛。但那破舊的半月刊文學的反響，卻也從這樣的處所得到的。

我還記得那時買牠的目標是很可笑的，不過想看看他們每半月所出版的書名和各國文壇的消息，總算過屠門而大嚼，比不過屠門而空嚙者好一些，至于進而購讀羣書的野心，卻連夢中也未嘗有。但偶然看見其中所載小約翰譯本的標本，即本書的第五章，卻使我非常神往了。幾天以後，便跑到南江堂去買，沒有這書，又跑到九善書店，也沒有，只好就託他向德國去定購。大約三個月之後，這書居然在我手裏了，是菲曼斯 (Anna Fles) 女士的譯筆，卷頭有賈赫博士 (Dr. Paul Rache) 的序文，內外國文學叢書 (Bibliothek die Gesamt-Litteratur des In- und Auslandes. Verlag von Otto Hendel, Halle a. d. S.) 之1，價只七十五芬涅，即我們的四角，而且還是布面的！

這誠如序文所說，是一篇『象徵寫實底童話詩。』無韻的詩，成人的童話。因為作者的博識和敏感，或者竟已超過了一般成人的童話了。其中如金蟲的生平，菌類的言行，火螢的理想，螞蟻的平和論，都是實際和幻想的混合。我有些怕，倘不甚留心于生物界現象

的，會因此減少若干興趣。但我豫覺也有人愛，只要不失赤子之心，而感到什麼地方有着『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』的人們。

這也誠然是人性的矛盾，而禍福糾纏的悲歡。人在稗齒，追隨『旋兒』與造化爲友。福乎禍乎，稍長而竟求知：怎麼樣，是什麼，為什麼？於是招來了智識慾之具象化：小鬼頭『將知』逐漸還遇到科學研究的冷酷的精髓：『穿鑿』童年的夢幻撕成粉碎了；科學的研究呢，『所學的一切的開端，是很好的，——只是他鑽研得越深，那一切也就越淒涼，越黯澹。』——惟有『號碼博士』是幸福者，只要一切的結果，在紙張上變成數目字，他便滿足，算是見了光明了。誰想更進，便得苦痛。為什麼呢？原因就在他知道若干，卻未曾知道一切，遂終于是『人類』之一，不能和自然合體，以天地之心爲心。約翰正是尋求着這樣一本一看便知一切的書，然而因此反得『將知』反遇『穿鑿』終不過以『號碼博士』爲師，增加更多的苦痛。直到他在自身中看見神，將徑向『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』時，纔明白這書不在人間，惟從兩處可以覓得：一是『旋兒』已失的原與自然合體的混沌；一是『永終』——死，未到的復與自然合體的混沌。而且分明看見他

們倆本是同舟……。

假如我們在異鄉講演，因為言語不同，有人口譯，那是沒有法子的，至多，不過怕他遺漏，錯誤，失了精神。但若譯者另外加些解釋，申明，摘要，甚而至于闡發，我想，大概是講者和聽者都要討厭的罷。因此，我也不想再說關於內容的話。

我也不願意別人勸我去喫他所愛喫的東西，然而我所愛喫的，卻往往不自覺地勸人喫。看的東西也一樣，小約翰即是其一，是自己愛看，又願意別人也看的書，于是不知不覺，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。這意思的發生，大約是很早的，因為我久已覺得彷彿對於作者和讀者，負着一宗很大的債了。

然而為什麼早不開手的呢？『忙』者，飾辭；大原因仍在很有不懂的處所。看去似乎已經懂，一到拔出筆來要譯的時候，卻又疑惑起來了，總而言之，就是外國語的實力不充足。前年我確曾決心，要利用暑假中的光陰，仗着一本辭典來走通這條路，而不料並無光陰，我的至少兩三個月的生命，都死在『正人君子』和『學者』們的圍攻裏了。到去年夏，將離北京，先又記得了這書，便和我多年共事的朋友，曾經幫我譯過工人綏惠略夫的

齊宗頤君，躲在中央公園的一間紅牆的小屋裏，先譯成一部草稿。

我們的翻譯是每日下午，一定不缺的是身邊一壺好茶葉的茶和身上一大片汗。有時進行得很快，有時爭執得很凶，有時商量，有時誰也想不出適當的譯法。譯得頭昏眼花時，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綠蔭，心緒漸靜，慢慢地聽到高樹上的蟬鳴，這樣地約有一個月。不久我便帶着草稿到廈門大學，想在那里抽空整理，然而沒有工夫，也就住不下去了，那里也有『學者』。于是又帶到廣州的中山大學，想在那里抽空整理，然而又沒有工夫，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，那里又來了『學者』。結果是帶着逃進自己的寓所——剛剛租定不到一月的，很闊，然而很熱的房子——白雲樓。

荷蘭海邊的沙岡風景，單就本書所描寫，已足令人神往了。我這樓外卻不同：滿天炎熱的陽光，時而如繩的暴雨；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幾隻蠶戶的船，一船一家，一家一世界，談笑哭罵，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歡。也彷彿覺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淪亡，或者正被殺戮，或者正在呻吟，或者正在『經營腐爛事業』和作這事業的材料。而我卻漸漸知道這雖然沈默的都市中，還有我的生命存在，縱已節節敗退，我實未嘗淪亡。只是不見『火雲』

時窘陰雨，若明若昧，又像整理這譯稿的時候了。于是以五月二日開手，稍加修正，並且謄清，月底纔完，費時又一個月。

可惜我的老同事齊君現不知漫游何方，自去年分別以來，迄今未通消息，雖有疑難，也無從商酌或爭論了。倘有誤譯，負責自然由我。加以雖然沈默的都市，而時有偵察的眼光，或扮演的函件，或京式的流言，來擾耳目，因此執筆又時時流于草率。務欲直譯，文句也反成蹇澀；歐文清晰，我的力量實不足以達之。小約翰雖如波勒兌蒙德說，所用的是『近于兒童的簡單的語言』，但翻譯起來，卻已够感困難，而仍得不如意的結果。例如末尾的緊要而有力的一句：『Und mit seinem Begleiter ging er den frostigen Nachtwinde entgegen, den schweren Weg nach der grossen, finstern Stadt, wo die Menschheit war und ihr Whe.』那下半，被我譯成這樣拙劣的『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艱難的路』了，冗長而且費解，但我別無更好的譯法，因為倘一解散，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。然而原譯是極清楚的：上了艱難的路，這路是走向大而黑暗的都市去的，而這都市是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。

動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的困難，我的身邊只有一本新獨和辭書，從中查出日本名，再從一本辭林裏去查中國字。然而查不出的還有二十餘，這些的譯成，我要感謝周建人君在上海給我查考較詳的辭典。但是，我們和自然一向太疏遠了，即使查出了見于書上的名，也不知道實物是怎樣。菊呀松呀，我們是明白的，紫花地丁便有些模胡，蓮馨花（Primel）則連譯者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形色，雖然已經依着字典寫下來。有許多是生息在荷蘭沙地上的東西，難怪我們不熟悉，但是，例如蟲類中的鼠婦（Kellerassel）和馬陸（Lauferkäfer），我記得在我的故鄉是只要翻開一塊溼地上的斷磚或碎石，就會遇見的。我們稱後一種爲『臭婆娘』，因爲牠渾身發着惡臭；前一種我未曾聽到有人叫過牠，似乎在我鄉的民間還沒有給牠定出名字；廣州卻有『地豬』。

和文字的務欲近于直譯相反，人物名卻意譯，因爲牠是象徵。小鬼頭 Wistle 去年商定的是『蓋然』，現因『蓋』者疑詞，稍有不妥，索性擅改作『將知』了。科學研究的冷酷的精靈 Plauze，即德譯的 Klauber，本來最好是譯作『挑剔者』，挑謂挑選，剔謂吹求。但自從陳源教授造出『挑剔風潮』這一句妙語以來，我即敬避不用，因爲恐怕『閒